

絲絲思絮

曾思璋

勿問我：過了一學期的交大生活，有何感想？回答唯一的收穫是忝爲二·八%俱樂部的一員嗎？這會嚇倒你的人不可貌相嗎？不！是你不懂貌相之道。仍舊確實嗎？那百分率。

你總是強調：不要完全抹煞過去，否定過去。要給予過去新的詮釋，賦與新生的意義，而在這認知上，建構未來的充實。

可是過去那獸的利齒却不休止的咬噬著你，只是你不承認。

竹風颯颯，吹不散思之迷霧——思妳，思自我，思盞明燈。思想之深度、廣度來吧！但思想之密度怎能不如影附身？難道避開陽光，只爲甩離那十足擾人的魅影？

思想單純是幸福的，你如是說。

你恒是那樣低吟：她不對我笑！只是讓深邃的眸子閃爍著，閃爍著奧秘的光芒，震顫我心。那絲樣細長的睫毛，輕盈盈地掀動著，似「咸中」音樂教室的天花板上，那浮雕的埃及裸女的小手，彈著豎琴的小手，柔和地撥動著我的心弦。由是，我的內心深處，一種新奇、奧妙的東西誕生了，似海潮般衝擊著、震盪著，直至充滿了我的心房。那是充實，也是痛苦和悲哀的感覺。當受到如此強烈的震撼時，我已不存在了！

同學們參觀工廠去了。沒有舞會，沒有郊遊，我去作甚？他以為我如是想。其實我只想孤獨一會兒，思想愛與孤獨，孤獨與愛。

昨晚在路燈和星光的照明下打球。球場旁，活動中心交誼廳裏，土風舞的虹韻響著。馬不停蹄。有女孩不跳舞，蒞場觀球。他發揮神射，頻頻入籃，這失常的命中率，恒是互古之力的作用。

這是個滿室湯姆瓊斯和蓓蒂佩琪的清晨，光熱火力和幽怨淒情縈繞著，讓我們不只用耳朵，更用全身去感受吧！

目光觸及妳寫的：我所愛的、懷念的、信仰的、追求的人。我不禁自問：妳心靈深處的影像和我是否吻合？懷念？思古？莫明的妒意。想對「信仰」兩字掉繽紛的淚，可是只覺得眼睛好熱、好濕。

那天聽詩人余光中的演講，我坐在「女生排」前面的座位。我很全神貫注的張開感覺之網，去捕捉詩人蘊涵在

話語裏的深義。他是很誠懇的，至少不故弄玄虛。他說出自己創作、嘗試的心路歷程，指明新詩應走的方向。

聽完演講，回到寢室。我說：幸好我坐在女生前面的座位，不是後面。不然我會分心的。真不該說這話。你冒出很莫名其妙的一句話：你完全沒受詩詞的薰陶，雖然你會蓋。我默然，你也無語了。總是這樣，彼此不以為然。人呵，當你批評同類時，可能客觀嗎？

一齣不悲不喜的悲喜劇時常發生。他吻了她。她問：吻代表什麼？他答：四個英文字母。她認為是LOVE這四個字母，鳳心大悅。可是你知道，其實是那四個英文字母！

你是不該參加舞會的，那是「交際」的地方，不該頂認真的。假如它使你神經緊張，又何苦去受罪？

你更不該喋喋不休：據說那叫風度，不揮一巴掌於那個混球。那個當你彎腰請舞伴的瞬間，倏地插身於你和她間的混球。

告訴你：舞會是一群以為「大學生就是這樣」的女孩，和一群以為「愛跳舞的女孩都是那樣」的男孩，二者合作的同樂聚會。

一種感覺，一種根深蒂固的性格。在女孩身邊，但感到陣陣心弦震顫的歡悅。那女孩常是陌生的、神秘的存在，柔美又靈秀。那個男孩如是夢囈著。我癡癡地聽著。你喃喃唸著：一種幼稚的幻想。

妳以為小貓的脚步，蹣跚，輕盈盈地，躍出教室，無聲無息，無聲無息。我冷眼旁觀，心裏却熱熱的。很願意妳能主動的提供技術指導。跳出象牙塔。

同意否？交大該有個有魄力的女社長，她不以男生作號召，活動辦得很出色，社團蓬勃發展。

驚訝於阿拉的安排，我們八條好漢「同居」一室。謹將各人的名言錄於後，以為紀念！

小王：嘻嘻，我一個人爬十八尖山，好快！不必十分鐘就到山頂。

小張：范××，我昨晚到三點半都沒睡著！

小范：奇怪，小王和小李怎麼都不需要女朋友？不跳舞、不敲槌、也不看插片，怎受得了？

小李：我從來不看小說。女朋友嘛，畢業後再談。

小陳一面翻藝術照一面說：我以前太乖了！

小賴：冒著生命的危險，攙扶馬子過吊橋，居然不說句話就走，太傷心了！

小呂：你跟她「怎樣」了？

我說：勿問我，過了一學期的交大生活有何感想……。